

民国趣读系列（共5册）

作者：编辑组

目录

[老清华](#)

[老北大](#)

[老胡同](#)

[西南联大](#)

[老书店](#)

老清华

版权信息

老清华

作者：《老清华》编辑组

责任编辑：张春霞 牛梦岳 高贝

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



目录

版权信息

第一辑 从庚子赔款到清华学堂的建立

第一章 校史杂说

张寿崇：[那桐题匾清华园](#)

章元善：[封建式出洋](#)

唐绍明：[革命中风雨清华](#)

潘光旦：[清华的崇美思想](#)

潘光旦：[重拾国文课](#)

王造时：[国学的回归](#)

潘光旦：[“和尚”赶“方丈”](#)

江文汉：[外敌的思想入侵](#)

陈康定：[清华“四大导师”](#)

费孝通：[阴谋下的人才工厂](#)

费孝通：[留学费——获得途径](#)

崔国良：[最早的研究分院](#)

冯友兰：[和而不同](#)

陈岱孙：[清华新体制](#)

安洪溪、孙敦恒：[清华的“驱吴”斗争](#)

徐辅治：[来之不易的清华中学](#)

付士禄：[清华园沦为日军魔窟](#)

张友仁：[陈岱孙接收清华园](#)

第二章 校长，百年清华的重要奠基者

唐绍明：[留美教育奠基人](#)

潘光旦：[早期的清华校长](#)

章元善、尚传道：[“洋翰林”周诒春](#)

徐辅治：[了不起的周诒春](#)

孙锡三：[功济后世——周诒春](#)

章元善、尚传道：[创办北京图书馆](#)

孙锡三：[任劳任怨的周校长](#)

章元善、尚传道：[和蔼的校长](#)

章元善、尚传道：[视金钱如粪土能有几人](#)

潘光旦：[我对周校长的印象](#)

章元善、尚传道：[被逼离校](#)

徐辅治：[有知识有远见的周诒春](#)

章元善、尚传道：[不图名而名自至的周诒春](#)

王思立、宋士英、唐宝心：[爱护青年人](#)

徐辅治：[小房子里住着大学问](#)

陈中凡：[罗家伦的强者哲学](#)

陈中凡：[我是校长我说了算](#)

陈中凡：[罗家伦眼中的日耳曼精神](#)

陈中凡：[最强大的哲学](#)

陈中凡：[奢侈的闹剧](#)

陈中凡：[我们不要你了](#)

梅祖彦：[大楼与大师](#)

冯友兰：[大学者，有大师之谓也](#)

韩咏华：[没人愿意倒梅（霉）](#)

韩咏华：[梅贻琦公私分明](#)

韩咏华：[巡夜的校长](#)

第三章 漫谈清华的校风与制度

潘光旦：[清华初期的汉文课程](#)

潘光旦：[清华学制](#)

潘光旦：[清华的通才教育](#)

潘光旦：[清华的成绩计分制](#)

潘光旦：[清华的“自由教育”](#)

潘光旦：[清华的值钱处](#)

霍启芳：[创造力的消逝](#)

冯友兰：[教授治校](#)

冯友兰：[纪律严明的军式清华](#)

附 [清华历任校长及就职演说词](#)

[百年清华历任校长](#)
[梅贻琦：就职演说](#)
[第二辑 老清华的读书生活拾零](#)
[第一章 投考清华大学](#)
[王道立：虚无的年龄限制](#)
[王道立：复试与假辮](#)
[潘光旦：清华最早的关系学员](#)
[潘光旦：校园内的特殊阶层](#)
[潘光旦：革命年代别样生源](#)
[冯友兰：清华的转变](#)
[胡鉴：数学零分入清华的吴晗](#)
[王佐良：良铮的诗风](#)
[李埏：“当仁不让于师”的张荫麟](#)
[第二章 清华课程与校园生活](#)
[王道立：强权下的黑幕](#)
[王道立：“负责”的校医](#)
[王道立：呼吸体操和半夜运动](#)
[潘光旦：一条腿能否出洋](#)
[潘光旦：出洋的审判](#)
[潘光旦：出洋前夕的演习](#)
[潘光旦：清华课程与课堂生活](#)
[潘光旦：清华的音乐](#)
[潘光旦：令人心怡的学习环境](#)
[马约翰：踢球不许打架](#)
[章元善、尚传道：奢华体育馆](#)
[潘光旦：制度下的生活和“斋务主任”](#)
[潘光旦：我们吃的不是饭是道德](#)
[潘光旦：传道的校医](#)
[潘光旦：清华“识字班”](#)
[唐绍明：浓浓的清华情](#)
[王造时：现代化的教学方式](#)
[张岱年：我愿意接受教育，但要谁教育我](#)
[胡鉴：特殊照顾的对象](#)
[吴季松：清华时代的吴恩裕](#)
[常风：李健吾印象](#)
[周如莘：骑马上课的“周大将军”](#)
[李埏：教师的竞争](#)
[第三章 校园活动与刊物](#)
[郭道晖、孙敦恒：清华园学生自治](#)
[潘光旦：我们这样练习口才的](#)
[潘光旦：舞蹈中的两性关系](#)
[潘光旦：清华刊物](#)
[潘光旦：交钱的刊物](#)
[马约翰：强迫锻炼](#)
[马约翰：清华足球队](#)
[潘光旦：清华学生“评议会”](#)
[潘光旦：上社](#)
[潘光旦：基督教在清华](#)
[郭道晖、孙敦恒：“孔教会”（一）](#)
[潘光旦：三分钟信仰](#)
[王造时：清华学生的智力发展](#)
[张仲碧：静斋的壁报](#)
[潘光旦：娱乐——话剧](#)
[潘光旦：娱乐——电影](#)
[潘光旦：“孔教会”（二）](#)
[第四章 留学生活剪影](#)
[章元善：热情的绮色佳人](#)
[唐绍明：甄别入校](#)
[潘光旦：出洋热](#)
[张邦永：战争杂忆——一个女子的爱国情](#)

[梅贻宝：要留美，先学游泳](#)
[潘光旦：闲适的留学生活](#)
[潘光旦：留美学生中的兄弟会](#)
[潘光旦：不想再去美国](#)
[梅贻宝：热情的犹太书商](#)
[梅贻宝：带礼服的会议](#)
[费孝通：留学与科举](#)
[费孝通：留学制度的完善](#)
[费孝通：严格的英国太太](#)
[费孝通：我的生命都用来学习了](#)
[费孝通：独特的教学方式](#)
[费孝通：颇具喜感的考试](#)
[附 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词](#)
[曹云祥：1924年秋季开学式上的讲话](#)
[曹云祥：1925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](#)
[梅贻琦：1932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](#)
[第三辑 老清华的名人与课堂趣事](#)
[第一章 清华名人堂](#)
[王道立：胡敦复——分级受学制](#)
[马约翰：不能做“东亚病夫”](#)
[吴泽霖：梅先生三件事](#)
[陈康定：情定杨步伟](#)
[孙敦恒：吴宓的罗曼史](#)
[史说：美国两大军校](#)
[孙敦恒：吴宓延请四大导师](#)
[孙敦恒：吴宓知人善任](#)
[李任夫：清华四大导师之一——梁启超](#)
[周传儒：卖字维持松坡图书馆](#)
[杨鸿激：梁启超的爱好](#)
[李任夫：乐观主义者——梁启超](#)
[李任夫：梁启超谈——个人政治思想转变](#)
[孙敦恒：王国维请旨任教](#)
[孙敦恒：王国维进城](#)
[孙敦恒：王国维的辫子](#)
[陈孝全：耕耘清华园](#)
[安洪溪、孙敦恒：张子高论科教的意义](#)
[千家驹：反动的观点，严肃的讲学](#)
[周士观：勤思是成功的第一步](#)
[安洪溪、孙敦恒：张子高抵制日货](#)
[汤杰：朱自清与清华图书馆](#)
[董善元、陈伯康、马祥宇：学者与书商](#)
[闻黎明：朱自清与闻一多](#)
[孙玉蓉：俞平伯与陈寅恪](#)
[孙敦恒：爱国的张申府](#)
[赵俪生：风趣的张申府先生](#)
[陈康定：“没有一句褒语”的赵元任](#)
[王力：“干不了，谢谢！”](#)
[费孝通：爱面子的导师](#)
[孙敦恒：张申府教授在清华](#)
[卜保怡：对《红楼梦》情有独钟的吴宓](#)
[翁文灏：蒋廷黻对蒋介石说反共必须联苏](#)
[卜保怡：吴宓的三个“28年”](#)
[卜保怡：漫谈式教学](#)
[彭国涛：引人入胜的课堂](#)
[彭国涛：德艺双馨](#)
[易菲淑：沈从文夜市寻宝](#)
[李德仁：哲学界第一人](#)
[卜保怡：外文系培养目标](#)
[李德仁：逻辑很好玩](#)
[唐纪明：刘仙洲的教学作风](#)

[安洪溪、孙敦恒：张子高的教学](#)
[罗哲文：严格的梁思成](#)
[邓稼先：邓以蛰两离清华](#)
[闻黎明：呕心沥血编成《闻一多全集》](#)
[陆言：叶企孙与清华物理系](#)
[陆言：尊师爱生的叶企孙](#)
[暴春霆：《送米图》题诗](#)
[张友仁：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](#)
[张书者：化学系主任高崇熙](#)
[第二章 老清华的课堂趣事](#)
[王道立：“吐字不清”的程先生](#)
[王道立：不修边幅的老先生马季立](#)
[王道立：“奖罚分明”的马先生](#)
[潘光旦：不着调的老师和学生](#)
[李任夫：梁启超演讲——《知命与努力》](#)
[孙敦恒：王国维的课程](#)
[孙敦恒：王国维与“二重证据法”](#)
[孙敦恒：张申府上课](#)
[赵俪生：“风云突变”的课](#)
[第四辑 清华的运动与毕业](#)
[第一章 清华运动与革命](#)
[郭道晖、孙敦恒：清华园里的“革命党人”](#)
[罗章龙：“五四”](#)
[梅贻宝：欢迎“入狱”](#)
[郭道晖、孙敦恒：清华社团的平民教育](#)
[潘光旦：清华学生运动](#)
[潘光旦：“救灾”不救灾](#)
[潘光旦：清华爱国运动开展的困难性](#)
[刘清扬：革命生活](#)
[冯友兰：清华保护爱国学生](#)
[冯友兰：宋哲元兵围清华园](#)
[张仲碧：静斋的反逮捕斗争](#)
[第二章 毕业季——耐人寻味的最后一课](#)
[马彦祥：“话剧”来源](#)
[费孝通：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](#)
[胡鉴：顺利留校](#)
[邱行湘：“人才”的力量](#)
[潘光旦：旧清华的人才们都到哪儿去了](#)
[附 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](#)
[曹云祥：1924年在甲子级学生毕业式上的讲话](#)
[曹云祥：1926年对清华学子的毕业赠言](#)
[曹云祥：1931年在甲子级学生毕业式上的讲话](#)
[梅贻琦：1927年在清华赠别诸君](#)
[梅贻琦：在1932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](#)

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

——清华校训

第一辑 从庚子赔款到清华学堂的建立

第一章 校史杂说

张寿崇：那桐题匾清华园

先祖父那桐由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（1900年6月10日）从礼部侍郎到总署大臣上行走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六月外务部成立，设员司开去行走差使（见单士元著《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》），奕劻任外务部大臣；先祖父由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到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任外务部会办大臣（见钱实甫著《清代的外交机关》）。当时的外务部根据奕劻等奏定的章程共设四司（和会司、考工司、核算司、庶务司）、一厅（司务厅）和五处（俄、德、法、英、日五处）其中考工司专司铁路、矿务、电线机器制造、军火、船政聘用洋将洋员、招工、出洋学生。美国于1908年把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；为此成立游美学务处，由外务部领导。

那桐的手迹“清华园”，此处为清华二校门

宣统元年己酉八月辛卯（十五日），即1909年9月28日，“外务部奏：拟建游美肄业馆，恳请给西直门外清华园地亩，以便兴筑而隆作育。允之。”（见宣统政纪卷十四）

宣统三年辛亥三月己酉（十一日），即1911年4月9日，“外务部奏：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，订立章程先行开学。从之。”（见宣统政纪卷三十四）

《旧都文物略》有关清华园有以下记载：“园为明戚畹李伟别墅旧址。清季清华大学就清华园建立，仍其名。宣统二年开始建筑校舍，三年告成，就原有之陂池丘陵点缀布置，蔚然大观。”

从以上文献记载可知，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，清华学堂的前身是游美肄业馆。游美肄业馆和游美学务处都沾“洋”字，所以都归外务部分管。因此，由身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先祖题写“清华学堂”和“清华园”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《那桐与“清华园”匾额》

章元善：封建式出洋

清宣统三年（1911）七月某日，我们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（今清华大学前身）临届出国的学生60余人，在斋务长（相当于宿舍管理员）率领下，到北京东堂子胡同外务部（相当于外交部）大堂，参加尚书及左右侍郎（即部长、副部长）的接见。行列排好，行礼如仪，恭聆“堂官”训话。尚书们训了我们一顿，主要叮嘱三点：1.不许革命，出国要带上黄龙旗；2.不许信洋教；3.不许娶洋婆。

《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》

唐绍明：革命中风雨清华

1911年10月，武昌起义爆发，学堂经费被袁世凯挪去发军饷，学生多数离校，学堂只好于11月宣布关闭。次年初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，唐绍仪受命组阁，学堂领导人周自齐、范源濂、颜惠庆等纷纷离校入阁，出任总长、次长各职，只剩下唐国安一人留校。学堂还要不要办下去？一时成了问题。在唐国安独力支撑下，经过积极努力和精心筹备，终于在1912年5月1日正式复校开学。唐国安旋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。聘周诒春为教务长。

唐国安

《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》

潘光旦：清华的崇美思想

关于清华学校的崇美思想，这是当时国内的潮流，学校无须特别做工作。对洋人，起初是望而生畏，后来则是羡慕。那时候很自然地有这种想法，即能出洋就出洋。况且它退了款，在中国盖了那么多房子，办了学校，很自然地会觉得它不错。清华北院，美国教师住在那里，所以人们叫它美国地，给学生做了榜样，无形中散布影响。查经班也是有影响。体育馆原为纪念一个美国人叫John Jay的，叫John Jay hall，他是主张退款办清华有功的人，以后才改为罗斯福纪念馆。

《谈留美生活》

潘光旦：重拾国文课

清华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。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，国文、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。同学的年龄大些了，懂事些了，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，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，读洋书、到外国，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；即使专为个人打算，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，一张“八行笺”也写得疙里疙瘩，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，寸步难行。因此，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。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；在“抵制美货”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，就如此推崇美国，凡事要模仿美国，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。我认为，后来在高等科，汉文课目的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，而在我们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，学校所以特邀梁启超一类的有名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，如“中国历史研究法”、“中国历史鸟瞰”、“先秦政治思想史”等，以及后来的所以搞起一个“国学研究所”来——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；而就学校当局来说，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堵塞外界的批评责难。

《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》

王造时：国学的回归

五四以后，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之下，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出现了：或对旧的东西重新评价，或对新的东西进一步提倡，真是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，而总的目标是在为中国找出路。在这种时代的大浪潮中，清华的师生自然受到震动，清华重洋崇洋风气不能不有很大的转变，转变到注意本国的东西和本国的问题。何况那时候梁启超的《欧游心影录》、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和梁漱溟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先后问世，大大地引起了研究国学的人的注意，清华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视国学为无足轻重了。学校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，特邀请了梁启超一类有名人物来开些选修课，如“中国历史研究法”、“中国史鸟瞰”、“先秦政治思想史”等。清华学生办的《清华周刊》还请胡适开了“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”，梁启超开了一张“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”。于是跑图书馆钻线装书的风气盛起来。我除经常看报纸杂志外，还用一段时间钻了《宋元学案》《明儒学案》，期望找到一些东西，结果并无收获。

《清华学风和我》

潘光旦：“和尚”赶“方丈”

在平常的日子里，校长先生的无能、保守、反动，是不容易觉察到的；学校远在郊区之外，自己有道又高又厚的围墙，生活也有着一般的规矩，静静的一个大园子里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打钟上课，摇铃下课……生活真有点像和尚庙里的一般。校长先生也仿佛是庙里的方丈，不妨整天打坐。他也深知所有的小和尚们都是一心一意来取“经”的，取了“经”才得诞登“彼岸”，因此，他们与其他庙宇的僧众不同，平时更不得不守些清规，讲些戒律，不会兴风作浪，无事生非，由他稳坐蒲团，不怕当头棒喝。

但，1919年，这当头棒终于来到，而当家和尚的无能与反动也终于掩盖不住起来。学生运动的掀起，第一个要求必然是成立全校性的学生组织，而这必须取得校长先生的批准。记得当时的校长是张煜全，一望而知是颀硕的官僚，他硬是反对，终于引起了第一次赶校长的风潮，同学们成功了。接着外交部又派了个罗忠诒，同学们在探明他对学生会的态度后，就把他挡走了。紧接着是金邦正，在同一个问题上，他和同学们委蛇了好几个月，不作肯定的答复，也终于被轰跑了。在“三赶校长”之后，全校的学生组织终于胜利地搞出来了。在被赶走的校长中间，我只和金邦正打过一次个人的交道，我那几年对娼妓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民国趣读系列（共5册）》编辑组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866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